



日本农民运动史

井上 清 深谷 进等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日本农民运动史

井上 清、深谷 进等著

松 筠、高 锡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井上 清、深谷 進、服部知治
新井敏雄、江口 漢、宮川寅雄 校閲
山崎喜成、理論社編集部
井上 清、深谷 進監修
大衆の読本刊行会 編

物 語
日本の農民運動

根据日本东京理論社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二版譯出

日本农民运动史

(日)井上 清、深谷 進等著
松 筠、高 錫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8\frac{3}{4}$ · 字數 191,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300 定价：(7) 0.90元

統一書号：11002·162

封面設計者：馬艾庆 校對者：朱凡等

序 言

人們久在期望能出版一部关于日本农民运动的新通史，但是，这种通史，特别是通俗的，始終沒有出現。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們才編写这本书。

但是，当我们实际着手編写的时候，才重新深刻地体会到农民运动史所以迟迟未見出版的理由。因为，如果不对于那許許多多眞被埋沒的無名战士的斗争痕迹細心和耐心地加以發掘，这件編写工作就一步也难进展。这是不計其数的痛苦呻吟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像野草一样尽管遭到踐踏和焚燒，还仍然不断长出新芽的不屈不撓的純朴的历史。是不宜使用鮮明的色彩、雄壮的鼓动以及令人目眩心悸那样有趣的笔調来加以叙述的。

当我们剛一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立刻使我们發生了一种反省。我們对于日本革命傳統的薄弱以及对于日本还不具备一个現代国家的条件，往往易于陷入慨嘆的境地。但是，即使仅就粗淺的分析，这生动而丰富的革命傳統，不是足够使人激动不已，感到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嗎？

現在，在明治以来的日本历史上，标榜着民主革命的一切要求而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已經得到了肯定的証明，近代的無产阶级从誕生到今天的领导作用，也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过，如果对于这些革命斗争所遭受的“挫折”和“困难”进一步作深刻的观察和挖掘，我們必然会在这悠长的历史的

底層，發現日本農民——特別是貧農的堅強不屈的閃耀着的目光。高揭着“自由民主”的輝煌口號和“民族獨立”的有力要求而站在最前列的當然不是日本農民。站在一切民主主義鬥爭最前列的，有時是資產階級，有時是地主，以後又多半是工人階級。儘管如此，當這些鬥爭作為真正不屈的鬥爭而進行的時候以及顯示出真正的革命的本色的時候，經常是貧農站在最基層，保持着堅毅不拔的鬥爭。

當曾經提出堂皇的民主主義的要求的資產階級和地主不久即行妥協或背叛了的時候，貧農却始終流着他們寶貴的鮮血。當繼承了一切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的工人階級站在最前列進行鬥爭的時候，掌握着鬥爭的勝敗關鍵、積極地爭取向日本的現實緊密靠攏的，就是這流着鮮血的貧農。

我們為了能夠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這些在歷史的底層閃耀着的貧農的炯炯目光，才決定編寫這本書。因為，我們如果不認真地衡量貧農的英勇不屈的力量的深度和幅度，就很難把今天的民主主義革命向前推進一步。

例如，我們中間，有很多人為日本農村依舊處於反動勢力盤踞之下而興嘆。然而，這些人應該重新檢查自己對“農村”和“農民”的認識。每個人的內心都應該對於日本貧農在歷史現實中要求革命的呻吟聲，喚起共鳴。

此外，我們中間，過於機械地歌頌“工農聯盟”的人也不在少數。他們的頭腦只想到某些地方的工人和某些地方的農民互相攜手採取一致的行動之類的問題。實際上問題却首先在於，我們是否真正把燃燒着的貧農迫切的歷史性要求作為自身今天的要求在各自的內心裡燃燒起來——是否這樣注視着今天農民鬥爭的實際力量。

最後，我們希望不要把本書僅僅當作“農民”的歷史讀完了

事。希望工人、職員、知識分子……穿西裝的、坐電車和汽車的、在現代化工厂里、在大廈和办公室里生活的人們都要各自檢查一下。彼此間的生活面貌和生活意識看來都是十分“現代化”的了，但是，如果仔細加以觀察的話，難道你的臉型不是和農民一樣，你的家庭生活不是和你的父親母親的農民生活一樣，你對待妻子和兒女的态度不是像地主一樣么？據說在某次集會上討論到制定一個日本工人階級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曾有這樣一種違反常情的說法：學者主張一萬二千元，工會的領導人主張八千元，工人自己規定為六千元。平日耽心解雇的工人很清楚知道，在周圍的工厂里至今還有以二千元三千元的工資從農村吸收來的許多貧農。他們不僅知道，而且正在受着這種威脅。不，他們還亲身体驗到，如果一切勞動人民都能建築在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上，那將是多麼好呢。從這被迫提出最低限度的六千元要求的工人生活的現實中，我們必須正確地沿着革命的傳統來研究貧農的要求。這就是根本的問題。

本書只是走馬觀花地從一個鬥爭的高峰涉獵了另一個鬥爭的高峰的一本通史，但願我們這一點微衷能夠得到讀者們的諒解。

大眾讀本刊行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言

- 一 佐倉宗吾仍然活在农民心中 1
——“越訴”和“强訴”的时期
- 二 冲破藩鎮的垣牆 7
——国民的統一的萌芽期
- 三 农民反对侵略 12
——幕府末期的民族斗争
- 四 “改革世間” 16
——农民的斗争和倒幕运动
- 五 被背叛了的革命 22
——明治政府的反革命行徑
- 六 土地革命的萌芽 28
——天皇制度統治权力奠定时期的斗争
- 七 “旧平”的意見 32
——天皇的政治
- 八 “熬油”暴动 37
——反对征兵的斗争时期
- 九 “竹槍戳出的二分五厘” 44
——从要求減輕地租到爭取自由民权
- 一〇 秩父事件 49
——革命的新萌芽

一一	佃农爭議的爆發	54
	——平分土地的思想及其斗争	
一二	矿毒事件和田中正造	62
	——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泡影	
一三	“米騒动”	75
	——威胁半封建地主制度的四十天	
一四	必須使用实力	86
	——第一次大战后的佃农斗争	
一五	“日本农民組合”的誕生	91
	——創立經過	
一六	“全国水平社”	99
	——創立經過	
一七	大爭議的風暴	105
	——大正末期的农民斗争	
一八	日本农民組合和劳动农民党	114
	——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的發展	
一九	憤怒的火焰	123
	——从“三·一五”到“四·一六”时期	
二〇	走向战争的道路	135
	——全农全国会議的斗争	
二一	“背陰村”	152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二二	流离失所	162
	——战火的扩大和“滿洲移民”	
二三	河山依旧	173
	——走向战敗的道路	
二四	憤怒的爆發	180
	——反对强征和檢举舞弊。改革村政的斗争	

二五	把土地交给农民.....	192
	——围绕农地改革的斗争	
二六	全国农民统一起来	204
	——日本农民组合的组成和分裂	
二七	种米的人还得买米吃	209
	——反对低米价和强制征购粮食	
二八	“征税旋风”	216
	——农民生活的贫困化	
二九	新的萌芽	222
	——南佐久和龟田乡的斗争	
三〇	要求开放山林.....	228
	——栃木县金田村的斗争	
三一	“金钱一年，土地万年”	239
	——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	
三二	明朗的农村	251
	——农民觉悟的提高	
附表一	日本农民运动年表(战前部分)	260
附表二	日本农民运动年表(战后部分)	267

一 佐倉宗吾仍然活在农民心中

——“越訴”和“強訴”的时期

日本的历史人物里最为农民所熟悉的、最受农民尊敬的究竟是谁？是丰臣秀吉^①还是弁庆^②，是弘法大师^③还是亲鸞上人^④？是某某天皇还是水戸黄門^⑤？倘若采取“請举出一位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人”的形式来調查农民的輿論时，可能会举出以上的人物。因为，以往作为“历史人物”教給人民知曉的，只是这类人物。但是，如果用“下列人物里你最感到亲近而尊敬的是誰？”这种詢問形式，列举出神武天皇、弁庆、佐倉宗吾^⑥、丰臣秀

① 十六世紀时日本的武將。原为战国时代武將織田信长的家臣。信长死后，秀吉取而代之，自立为將軍。秀吉在爭伐封建諸侯、創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巩固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曾率兵侵略朝鮮。官至太政大臣(內閣总理)，卒于一五九八年。——譯者

② 鎌倉时代僧人，喜武功，是幕府第一代將軍源賴朝之弟源義經之家臣，以机智勇敢見称于世。——譯者

③ 原名空海(七七四——八三五)，为日本名僧，曾来中国學習佛法，归国后創立真言宗；弘法大师是其諡号。——譯者

④ 十二、十三世紀时日本佛教淨土真宗的創始人，著有“教行真証”六卷。明治九年追贈諡号見真大师。——譯者

⑤ 即德川光圀。德川光圀是日本江戸幕府創始人德川家康之孙，十七世紀时日本水戸的藩主。隱退以后改名水戸黄門。他崇尚尊皇敬神之說，师事朱舜水(中国明末节臣，曾渡日乞援复明，后留居日本)，奖励儒学，設“彰考館”編修“大日本史”。一七〇〇年卒。——譯者

⑥ 一名木内宗五，又名佐倉宗五郎。或謂宗吾被害于一六五三年。請參閱本文。——譯者

吉、岩崎弥太郎^①、弘法大师、国定忠次等人的名字的话，那么，恐怕佐倉宗吾会擢居首位了。

佐倉宗吾的名字虽然在学校中未必教过，他却是农民群众培植出来的农民英雄，不论怎样没有学識的农民，恐怕没有人不熟悉宗吾。恐怕没有知道宗吾而不心怀敬意的农民。佐倉宗吾至今还活在农民的血里、肉里和灵魂里。这样的人才真正配称为“历史人物”。

可是，佐倉宗吾是傳說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否存在則大可怀疑。至少，談到他向將軍^②进行直接控訴或者落到甚兵衛手上的故事純系捏造的话，是会使人感到扫兴的。但是因此扫兴未免操之过急。現在流傳的有关宗吾的事迹并非全無根据的捏造。这是产生于近代封建社会农民斗争的事实里，并在斗争中得到發展的故事。这与“神武天皇从日向出征大和、即位于‘亩傍橿原宮’”之类的謊言迥然不同。

据傳說，佐倉宗吾一六五一年因向將軍控訴領主堀田氏的殘酷剝削而被处死刑，这种傳說产生于十八世紀中叶。在此以前，流傳最早的佐倉宗吾的故事如下：

“在下总地方佐倉藩^③的領地公津村里，有个名叫宗吾（一作惣吾）的名主^④（一說为近似名主的富裕农民），因侵吞租稅罪被处死刑，而这是全無实据的誣陷，因此，宗吾的冤魂在堀田家作祟。”——除掉“作祟”这一点不科学的情况，其余恐怕均为事实。报复堀田的不是幽灵，而是活着的农民們为了反抗那个杀

① 明治时期三菱公司創始人、財閥巨头岩崎弥之助之兄。——譯者

② 指十七世紀时德川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而言。——譯者

③ 藩即大名，十七世紀时食邑万石以上的武家，此处指江戸时代前期下总佐倉侯堀田正信而言。——譯者

④ 名主是領有庄园土地或固有土地的人，多为武士（不問有無佃戶），同时也是农民中的上層分子。——譯者

害宗吾的領主的剝削与压迫，才繼續“作祟”。

十七世紀初叶，德川幕府^①与諸藩剛剛奠定它的封建統治的时期，有許多这样的故事：例如說，在下总地方名主反抗領主的压迫，杀掉官吏，然后自刃；荒年里名主做主开放繳納給領主的租粮的倉庫救济农民，而自己引咎自杀；或者說，名主因反抗官吏被处死刑等等。公津村有关惣吾的故事恐怕也是类似的事实之一。这种形式的斗争就是近代早期的农民斗争的表现形式（只有島原、天草暴动^②是例外。它不是近代农民斗争的序幕，却似中世的斗争“土一揆”^③和“一向一揆”^④的最后迴光。近代是从島原暴动失败以后才开始的。即从島原暴动以后，才实行了全面鎖国政策，并完成了农村的封建統治秩序）。

名主、村长中的优秀人物，代表农民群众的要求，与領主做殊死斗争，当地方官拒絕他們的要求时，就向藩的大官申訴，倘使仍無結果，就直接向藩主或者向幕府申訴。这种越过直接管理自己的官吏向上一級的官吏进行申訴，被称为“越訴”。十八世紀时，越訴始变为群众性的行动，当十七世紀时，还只是名主、

① 幕府是日本封建时期的一种政权形式。一一八九年，貴族出身的武士源賴朝在全国武士的支持下，在鎌倉創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鎌倉幕府。表面上，幕府虽未廢黜天皇，但是幕府并不服从天皇的命令，幕府直接控制各藩，幕府的將軍即实际上的新的独裁君主。十七世紀初，德川家康在江戶所設幕府，是为德川幕府（亦名江戶幕府），这种武士政权延至一八六八年第十五代將軍德川庆喜时，因迫于内外形势才宣告結束。——譯者

② 島原、天草暴动亦名島原暴动。一六三七年，长崎县东南的島原半島上的农民，为了反抗領主松平氏的暴政，掀起了暴动，幕府將軍德川家光动员了全国“大名”的武士，并得到荷兰軍艦的帮助，才于一六三八年包圍了从島原和天草島撤退的农民三万八千人，經過三个月后，除了一百零五名活贖的人做了俘虏外，其余悉数牺牲了。——譯者

③ 农民結党反官的斗争。——譯者

④ 室町时代末期，一向宗（即親鸞創始的淨土真宗）的信徒反对封建压迫的暴动。部分“名主”武士也参加了这一斗争。——譯者

村长等的行动。一六五二年，若狭地方的村长松木长操以十六岁的幼龄站在农民的前列要求減輕租稅，被关进獄里达五年之久，其余的村长都向領主屈服，他却始終不屈，在斷头台上犹然鼓动人民群众，終於使他們取得了胜利。

近代最初期的农民斗争为什么不是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而是采取了名主、村长的自我牺牲的行动这种形式呢？此因当时正为幕藩制的发展阶段，領主与农民間的对立尙不尖锐，而名主、村长与一般农民（“本百姓”^①）間的利害的共通性较强，他們实际上就可以代表农民。

在近代的封建制度下，大名和它的家臣在日本全国割据近三百个藩，这些武士占全人口十分之一以上，只有他們身佩双刀，恣意杀戮农民和市民，进行統治和剝削。

“对农民要剝削到使他們死活不得”、“农民和芝麻一样，愈榨愈出油”、“农民活着就是为了納稅”——农民只是这样作为向領主繳納租稅的人而存在。幕府毫無顧忌地这样命令农民：“农民沒有思想沒有見解，秋天一味大手大脚地把米和杂粮給妻子吃。倘如想到饑饉时的情形，随便扔掉大豆的叶子、豇豆的叶子和蘿卜叶子显然是太浪費了。應該用这些东西煮菜粥吃，不許吃米飯。孩子多，應該送給別人或送給主人驅使，以減少家里粮食的消耗。”农民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選擇職業、居住和結婚的自由，也沒有种植自己喜好的作物的自由。自然，也沒有买卖土地的自由。

但是，農業是最主要的產業，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領主造了登載着土地面积和产量的土地帳（亦名水帳），帳里并登記了耕种土地的农民和耕作量。被登入土地帳的农民即

① 有自耕地的农民。——譯者

“本百姓”，領主按“五公五民”^①或較此尤多地征收租稅，此外還加上各種名目的徭役。領主直接剝削一般農民的方式構成了近代封建制度的基礎。

普通的農民和家屬在一起，或者農忙時雇一兩個短工來耕種一——二町^②土地。而名主、村長則領有數町土地，雇有長工。有了雇工的人，也就有了被雇的人。被雇的人是被称为“水吞”或“小前”的貧農。他們是沒有登入土地帳中的“帳外人”，他們無權或被限制了利用村中的入會地^③的權利。但是，近代初期，這個階層猶有上升為一般農民的機會。領主和大地主不願擁有更多的隸屬者，而希望使他們自立，尽可能增加一般農民的數目。

當時也有從商業、農業里分離而獨立經營的若干手工業。但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农村尚未十分擴展和深入。富農與一般農民的大部分生活需要，幾乎都依靠自己的勞動和產物。

逐漸地，商業與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終於滲透到农村里。而一般農民中的上層分子特別是名主、村長們，兼充农村的商人、酒販，或者因地制宜地種植棉花、養蠶、種菜，用收穫的原料、材料來經營各種手工業，有些人甚至專業化了。與此相反，一般農民中的下層分子却因為受到領主愈來愈繁重的剝削、荒年和家屬患病而困窘不堪，或者因為許多其他原因不得不向富農、商人借高利貸，結果使土地脫手、下降為貧農的人增多了。這些土地被集中到富農、商人的手上。於是，名主、村長們攫取土地變為大地主，用奴隸待遇雇傭貧農來經營土地（經營地主），或者把土地租給佃農，從收穫里抽取百分之七十作為佃租，並且還用“幫

① “五公五民”即領主攫取收穫量的一半，剩餘一半歸農民所有。——譯者

② 土地面積單位，一町相當於我國一四·八八市畝。——譯者

③ 入會地是一定地區的居民根據慣例共同使用的山林。——譯者

工”等形式的劳役地租进行剥削。在江戶、大阪或者諸藩所在的城市的近郊（“城下町”）和东海道以及其他交通干綫附近的村庄，或者在棉花、絲綢等类手工業發达的地方，因为貧农不願做地主的奴隶式的雇工，缺少做經營地主的条件，那里开始出現了把土地佃給佃农、依賴佃租的“寄生地主”。

随着农村的新的生产發展与階級分化，都市的人口增加了，大商人更形富裕。幕府与諸藩并未随之进步，他們依靠对农民的無情剥削而用在都市揮霍上的財政变得困难了。于是，他們強人所難地用各种手段增加农民的租稅。他們加重徭役，控制領地上的特产物的生产与买卖，或者用藩的名义进行壟断来謀利。

这样，領主与农民之間的矛盾变得尖銳了，同时在农村里名主、村长階級与普通农民、貧农之間的階級矛盾也变得尖銳了，普通农民就成为农民斗争的領導力量而站在最前列。一七一一年安房的屋代氏的領地一万石的各村庄，数百农民起来反对領主提高租稅，两次去江戶向幕府申訴。这一群众斗争終於获得胜利，但是三个名主却因“越訴罪”被处死刑（万石暴动）。“公津村宗吾”的故事，發展为代表佐倉三百八十九个村庄的农民群众的英雄佐倉宗吾的傳說，万石暴动实为其基础。从这时期起，农民斗争經常与群众暴动連在一起，开始群众性的武装反抗。一七二〇年，会津某幕府領民提出減輕租稅、廢除村吏“乡头”制度等十三項要求，掀起群众性的斗争。两年以后，越后地方出現了貧农要求退还“質流地”^①、数千人武装起来冲进地方官的事务所、用群众力量拔掉地主的禾苗、进行农民集体耕种、与相邻諸藩的軍隊对峙等大事件。这种群众暴动被称为“强訴”。针对斗争的發展，幕府于一七二〇年公布了“严禁农民無故聚众，宣誓

① 質流地即用土地抵押借款，至期無力償還而被債主夺去的土地。——譯者

插盟，串通結黨”的禁令，施行严厉鎮压。

自此以后，农民暴动的激烈深化与年俱增。一七二六年，美作地方八千农民反对領主預征租稅，掀起武装暴动，攻打城堡，与五百名武士軍交鋒，并取得胜利。一七三八年，奥州淺川八万四千农民与領主的軍隊进行战斗。翌年，但馬生野地方的农民和銀山矿工数千人联合起来，与附近十二个藩的大軍进行了战斗。一七五四年，二十万人参加了筑后久留米的暴动，当时，农民預先进行了縝密的准备，借口消灭踐踏庄稼的野猪，把城里的槍枝悉数借出来，用这些槍枝掀起暴动。同年，美濃郡上郡五千农民的斗争竟坚持奋斗达四年之久。

农民的要求也变得复杂、多样。除了反对各种形式的提高和預征租稅、反对增加徭役之外，并要求平抑物价、反对藩鎮专卖地方特产物、反对加于工業制品上的捐稅或檢驗費，进而檢舉村吏的瀆职行为和搗毀高利貸、富豪的家宅。

二 冲破藩鎮的垣牆

——国民的統一的萌芽期

自十八世紀后半至十九世紀初叶，农民斗争日漸發展。农村的階級分化也趨激烈。由于地域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就十九世紀初期的关东地方而言，在城鎮和漁村貧农占全部农民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在普通农村貧农約为百分之三，絕大部分則是普通农民。

但是，即使是普通农民也仅有極为零碎的耕地，半数以上的人所耕种的土地不足五反^①，而地主最多也不过持有五町——十町土地。貧农流浪至江戶和附近的城市的近郊，或者做搬运

夫、短工和长年佣工。在近畿地区新开垦的田地較多的地方，农民中約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是佃农，另一面是大地主。但是相邻的村子里也有佃农很少的地方。根据长州藩一八四五年（弘化二年）的調查，該藩全部农民平均比率为：一般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五，完全沒有自耕地的农民占百分之四十五。但是这里因山区、沿海和平原地的不同，也有显著的差别，山区里零星的一般农民較多，平原地上則多数是大地主和完全沒有自耕地的农民。而农民中向地主租佃一部分土地来佃耕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地主常常又是向家庭手工業除銷原料的批發资本家，或者是自力經營小型作坊的小资本家。貧农和零星的普通农民同时又是在这些批發庄控制下的家庭手工業的工人，或者在地主和资本家的作坊里使自己的女兒参加劳动，有时自己也一同劳动，具有半無产阶级的成分。

地主一方面連接在封建領主統治和剝削人民的机构的末端，依靠領主的武力权力来維護自己对隶农和佃农的剝削。但是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不滿意領主加在他們身上的沉重租税和其他的剝削以及身分上的压制。地主在兼为商人和小營業主时，也具有两重性。他們在營業上常常作为領主統制物产和专卖的工具而从中取利，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爭取營業自由，有时也站在劳动群众一面来反抗領主。

地主的二重性哪一方面表現得較为明显，是依据各人的各种条件而不同，同时也因直接生产者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的消长而不同。因此，在十九世紀以来的农民暴动中，有时名主、村长仍然站在农民群众的前列，战斗到一定的程度，但在另外的暴动里，他們又会首当其冲地受到暴动的攻击，被搗毀住宅。愈是

① “反”是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亦称为“段”，約合九九一·七平方公尺。十反为一町。——譯者